梅邑县治古今谈（下）

——闽清县千年古城选址之发展利弊

○ 陈世泽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梅城的城市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。多元化交通的形成，彻底改变了依赖水上交通的发展格局，陆路交通开始形成主体。同时过去山重水复，较为封闭的闽清腹地坂东、白中等地区，随着公路交通的加快形成了发展。这些乡镇地域广阔，一马平川，仅坂东一镇的平原地区面积就有27平方公里。经过千年的发展，坂东镇依靠自然环境的优越，高宅大院林立，人口相对集聚，商贸活动活跃，每年坂东传统的民间十八坂墟日的举办，集聚县内外八方人气，影响深远，腹地地区发展与繁荣景象令人瞩目。也由于梅城城关地区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，难以拓展发展空间，县治中心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，深感难以适应经济的集聚扩张和人口增长的需求，这些弊端的呈现，故引发人们对县治中心迁移发展的思索。但权衡利弊，梅城作为闽清县的县治，其地理位置、历史背景和千年文化的沉淀，对于承载着该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核心功能难以取代与动摇。尤其新中国的成立，百业俱兴，梅城的城市建设同样日新月异。作为梅城商贸中心的十字街等街区，经过数轮的旧城改造，展现了现代城市的姿容。但梅城发展中最难以改变的还是自然环境，突出的是水患影响依然无法根除，年年洪水依旧从容地漫进城区，有时漫上十字街的洪水，涨至建筑物数米之高。仅上世纪后期1992年7月7日的洪水，就漫上十字街达5.2米；1998年6月23日的洪水，漫上十字街达6.7米。根治梅城水患，对城市中心区洪水进行有效设防，一直成为历届党政领导心头的一份牵挂和市民的久久期盼。

1997年，新一届县委、县政府顺应民意，也为了配合全国重点工程水口水电站水利枢纽的安全调度，把筹建闽清城区防洪堤工程列入省级重点工程，提上了议事日程。这项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的工程，在上级党委、政府和部门高度重视和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，经过三年多的建设，首期工程如期竣工，在跨入新世纪之际，为梅城商贸中心区设立了一道抗御水患的坚强屏障，巍巍防洪堤，成为闽清梅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。

继城区一期防洪堤的建成后，随后又进行了二期、三期的建设，通过旧区改造，新区开发，建成了梅城城区比较完整的防洪体系。堤内还开辟了园丁花园商住楼，建成了溪滨公园。已建成的梅花园中心市场、广宇与翔美楼商住区，成为防洪堤堤防工程的重点防护区域。2016年7月9日，受第1号台风“尼伯特”影响，闽清县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。据水文部门记录分析，闽清梅溪洪峰流量达5000立方米/秒，梅溪下游城区段1小时水位上涨4.25米，4小时上涨近12米，最高洪水位超保证水位5.18米，梅溪沿岸村镇20分钟内成为一片汪洋。但是，梅城防洪堤在这次特大洪灾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，除台山桥段防洪堤基础部分崩塌出现险情，在建成区内建筑与设施安然无恙。梅城繁华的商贸中心区历史性地告别了闽江与梅溪洪水的侵扰，建成区内的市民安居乐业，梅城成为一座幸福之城。

众所周知的原因，闽清城区地势狭窄，先天不足，尤其发展到近现代，逼仄之地弱势更加显现。城区公共用地十分贫乏，商住区可供开发之地极为有限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个人住宅区私人建房的快速兴起，向山、向溪要地，一座不足五平方公里的城区，层层叠叠的建筑，城镇无规划先行可言，形成无序的发展空间，让人们走进这座山城都感受到了发展中的那份压抑，曾一时兴起感到壮观的台山住宅区，就令人惋惜地突破原有规划，而留下诸多的遗憾。作为城市发展经济重要平台的工业规划区就更难有立锥之地。突破现有城区，东扩南进，是改革开放后几届闽清领导人提出的发展梦想。

面对现实，最近几届县委县政府在梅城展开大手笔的旧城整合改造，实现了闽清一中的搬迁，阳光城、华侨城、恒晟晶都等一批现代城市商住新区的开发。同时在城区内几公里的梅溪上，架起了9座各种形式的交通桥梁，把寸土寸金的梅溪两岸连成整体，有效地扩大梅城土地开发的利用空间。在做足老城区开发这篇文章的同时，闽清县领导高屋建瓴，开始把发展眼光投放到实施大城关的战略上，提出了规划开发滨江的梅溪新城，让梅城从一座面溪的千年古城，迈向滨江的时代。同时实施大交通战略，开发以工业区为主体的云龙大城关新区开发，把梅城的城关规划区面积拓展到28平方公里的范围。

十年磨一剑。梅溪新城历经三届县委、县政府的十多年倾力打造，注入资金近百亿元，一座崭新的新城，正按照中长远规划的宏伟蓝图，一步步实现着走向滨江、开启闽江时代的梦想。一座现代都市的崭新风貌正在这座江城形成。

梅溪新城的崛起，闽清大城关规划的初容也开始显现。新城二通道的建成、礼乐时光隧道的贯通，规划的大城关蓝图跃然而出，大交通把梅城、梅溪、云龙无形地联结为城区整体。梅溪新城的“闽清新城区中心，山水生态宜居城市”发展定位也将更加明晰 。闽清县大城关建设融入了急骤变化的新时代，纳入了福州市半小时生活圈，开启了闽清县城历史发展的新纪元，谱写着更加壮美的发展新篇章。

梅邑探古

梅溪白鹭，诗意翩跹

○ 梅春

在闽清这座宁静的小城，梅溪是岁月深情的眼眸。它宛如一条灵动的碧绿丝带，温婉地舒展着身姿，穿过了悠悠岁月。清澈的溪水，倒映着岸边的青山绿树、蓝天白云，仿佛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

那优雅的白鹭，是这幅画卷中最灵动的存在。它们时而振翅高飞，时而轻盈落下，恰似诗行间跃动的精灵。它们洁白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圣洁的光芒，为梅溪增添了无尽的魅力与生机。

当微风拂过，梅溪泛起层层涟漪，仿佛在诉说着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。而白鹭的低鸣，像是在为这故事吟唱着悠扬的旋律。在这宁静的小城，梅溪与白鹭共同编织着如梦如幻的美景，让人陶醉，让心沉醉。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在梅溪的水面，金色的光辉与粼粼波光相互交融。微风轻拂，溪边的苇草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细响，似在低声诉说着对白鹭归来的期待。不多时，一群白鹭便如约而至。它们展开那洁白如雪的翅膀，优雅地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妙的“S”形弧线，仿佛是大自然这位艺术大师最得意的杰作。它们身姿轻盈，自由翱翔，那从容的姿态仿佛将整个天空都当作了它们的舞台。

梅溪畔的浅滩和沼泽，是白鹭们的天然乐园。这里水草丰茂，鱼虾嬉戏，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。白鹭们悠然地踱步于浅水处，细长的双腿轻点水面，溅起微小的水花。它们那尖尖的喙不时地在水中探寻，一旦发现猎物，便迅速出击，精准而果断。清澈的溪水中，小鱼小虾惊慌逃窜，却往往难以逃脱白鹭敏锐地捕捉。有时，它们还能收获肥美的螃蟹和各类水生昆虫，那满足的神情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生活的甜蜜。

阳光明媚的白昼，梅溪是白鹭们尽情欢乐的天地。它们或是专注地低头觅食，或是欢快地振翅嬉戏，又或是引吭高歌，抒发着内心的喜悦。当它们振翅高飞时，那有力的翅膀扇动声，犹如大自然奏响的激昂交响曲，令人心潮澎湃。而当夜幕降临，喧嚣渐退，梅溪恢复了宁静。白鹭们纷纷在高大的树上栖息，皎洁的月光洒在它们身上。它们伴着梅溪潺潺的流水声，进入甜美的梦乡，那画面宁静而祥和。

繁殖的季节，梅溪更是充满了生命的喜悦和希望。每年的3至7月，成双成对的白鹭忙碌而幸福。它们在近溪岸的浅滩和沼泽处的岩石上，或是矮小但稳固的树杈间，精心搭建着爱巢。每一根树枝、每一片草叶，都承载着它们对新生命的期待。新生命诞生后，嗷嗷待哺的幼鸟在亲鸟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，那温馨的场景让人感受到生命传承的伟大与神奇。

白鹭们喜欢集群活动，彼此呼应，相互照顾，宛如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。但它们生性警觉，哪怕是最轻微的异常声响，也能让它们瞬间振翅高飞。那洁白的身影在天空中一闪而过，如同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，只留下人们对那美丽瞬间的无尽遐想和深深眷恋。

闽清的梅溪，宛如一首流淌的诗，而那一只只白鹭，便是诗中灵动的音符。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，岸边的绿草随风摇曳。白鹭们或优雅踱步，或振翅高飞，洁白的身影在蓝天碧水间自由穿梭。它们是这片土地的精灵，为梅溪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。

每当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水面，白鹭们的羽毛被染成金色，如梦如幻。面对如此美景，我们怎敢不心怀敬畏？让我们守护这一方宁静，不打扰它们的生活，让它们在梅溪永远自由栖息。

在尘世的喧嚣中，梅溪的白鹭成为了心灵的慰藉。它们的美丽，是大自然最深情的馈赠，将永远珍藏在我们记忆的深处，熠熠生辉。

悬空寺

——山西纪行之四

○ 翁振华

6月2日下午，我们来到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，游览著名景点悬空寺。

悬空寺是一个很独特的寺庙，它“悬”在北岳恒山金龙峡翠屏峰的腰部。始建于491年，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。这座寺庙是国内现存较早，保存较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，也是国内仅存的佛、道、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。1982年，悬空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下午天气骤然发生变化，上空乌云密布，一场大雨即将降临，但前往悬空寺游览的游客依然很多，大家排着长队缓慢前进。因为登攀悬空寺必须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，导游不时劝诫年长的游客不要勉强为之，近看不行，远观还是可以的。但我们觉得没有零距离接触悬空寺，毕竟是憾事一桩。经过个把小时的缓慢前进，我们终于攀登至庙门口。

因为通道都比较狭窄，大家行走时都比较小心，而且一些过道栏杆比较低矮，更要谨慎为之。

根据介绍，我们了解到北魏王朝将道家的道坛从平城，今大同南移到这里，古代工匠根据道家“不闻鸡鸣犬吠之声”要求建成了悬空寺。悬空寺建筑离地面约60-90米。因历年河床淤积，现仅剩58米。即便如此，往下俯视，仍令恐高症患者双腿发颤。悬空寺集中体现了我国的建筑传统和建筑风格，整个寺院，上载危崖，下临深谷。全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，依照力学原理，半插横梁为基，巧借岩石暗托，梁柱上下一体，廊栏左右紧挨。

当我们行至关帝庙时，天已经下起雨来，虽飘飘洒洒，但却淋不到寺里来。光凭这一点，我深深地感到当时择此地建庙，真是“慧眼独具”。

悬空寺建筑风格极具特色，以“奇、悬、巧”三个字概括：奇，背倚翠屏峰，把寺庙建在山崖向内凹的地方，而崖上面的突出部像一把伞，为悬空寺遮风挡雨，这是大奇；悬，是悬空寺的一大特色，全寺殿阁表面上看支撑它们的是十几根碗口粗的木柱，其实那木柱根本就不受力，真正重心撑在坚硬的岩石里，所有的建筑以半插飞梁为基础；巧，建寺时因地制宜，充分利用峭壁的自然状态布置和建造了寺庙的部分建筑，设计非常精巧。除了“奇、悬、巧”外，悬空寺的地理位置优越，处于深山峡谷的一个小盆地，四周的大山减少阳光的照射时间。由于日照时间短，受风雨侵蚀少，所以以木结构为主的悬空寺才得以“长寿”。

悬空寺面积仅152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，全寺共有殿阁40间，寺内有铜、铁、石、泥佛像80多尊。总体布局有寺院、禅房、佛堂、三佛殿、太乙殿、关帝庙、鼓楼、钟楼、伽蓝殿、送子观音殿、地藏王菩萨、千手观音殿、释迦殿、三官殿、纯阳宫、栈道、三孝殿、玉佛殿等。

悬空寺建成后，其景观奇巧壮丽引天下游客赞叹不已。李白题词为“壮观”，并在“壮”字加一点，意悬空寺较壮观还要壮丽美观。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称之为“天下巨观”。壮观也好，巨观也罢，总之，这对于恒山景观之首的悬空寺，赞誉并不过分。

悬空寺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国宝，也是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。英国的一位建筑学家写道：“中国的悬空寺把力学、美学和宗教融为一体，做到尽善尽美，这样奇特的艺术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，通过这次参观游览，才真正看到这个古老民族的灿烂文化艺术和文明历史。悬空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，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。”

从悬空寺下来，我完全沉浸在悬空寺的“骄傲”里，雨仍稀里哗啦地下着，我裹在刚买到的雨衣里，美美地在过电影，在过着悬空寺一幕又一幕的“奇、悬、巧”的电影。

芭蕉一叶绿生凉

○ 米丽宏

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都是诗。然而，芭蕉比竹子魔幻一点：明明是草本，却长成了树的模样；明明有树的高大，却没枝干，叶子直接从茎秆抽出；明明来自赤日炎炎的热带，却仙扇摇曳，在视觉上造出超现实的清凉。

那阔叶婆娑，一叶便是一幅绿帛；蕉叶的量词不宜用“枚”，因体量太小。芭蕉的茎秆，由叶鞘层层包叠而成，外枯里嫩，层层剥，会有汁水沁出。当真是水做的骨肉哪，清。

芭蕉有清韵，周身都清。这清，宛如高山上流泉，清冽冽的清；又如深井之水，幽碧碧的清；或为一溪秋水，清透透的清；甚至是晨之露珠，沉静静的清。清韵附于绿，是静静的冷。这清，这冷，这静，教你尘心收敛，杂念全消，一心一意听月、听雨、听风、听芭蕉。

一株芭蕉立在那儿，你看到了一些平时不易看到的事物的形状，听到一些平时听不到的声音。即便普普通通的风，雨，日光，还有月亮；芭蕉用那翠碧的叶片，一揽，一网，一筛，一逗，风雨日月就添了神秘的文艺气质。一霎，是雨打芭蕉的怨；一霎，是绿上窗纱的喜；一霎，是光影如沸绿浪起伏；一霎，又是月光栖止忧伤静谧。

它把大幅翠绿往书生窗前一推，往仕女楼阁一铺，书生的案几、仕女的素裙，就映了一层魔幻的文艺绿。雨来砰砰啵啵，风来潇潇唰唰，心，就不由得湿了软了淋漓了，唏嘘一番，吟叹两声，都是婉约词。“一声声，一更更，窗外芭蕉窗里灯，此时无限情”“一声梧桐一声秋，一点芭蕉一点愁”“升堂坐阶新雨足，芭蕉叶大栀子肥”……那芭蕉啊，被雨敲着也好，被风翻阅也好，被孤灯照着也好，都有一种很柔和很静穆的青青流光。迎光则微明，背光则幽暗，是光阴无可替代的代名词。

不知你可否注意到，芭蕉之清，之冷，之雅，原从“卷”中来。蕉叶未展时，是卷成烛状的，之后稍稍泛松，如字画卷轴。卷着的芭蕉诗意浓，诗人们为此写下过无数诗章。唐朝和凝：“珠帘半卷开花雨，又见芭蕉展半心”，宋朝苏轼：“蕉心不展待雨时，葵叶为谁倾夕阳”，黄庭坚：“渴雨芭蕉心不展，未春杨柳眼先青”，李清照：“叶叶心心，舒卷有余情”，清朝吴伟业：“千丝碧藕玲珑腕，一卷芭蕉辗转心”……

人类“卷”起来，那么焦虑那么摇摆那么狼烟四起；而芭蕉之卷，却如此含蓄如此优雅一派静气。最有趣，那“卷轴”顶端的卷须儿，像一缕飘忽的烟忽然凝在空气里；卷轴日日变幻，由紧紧卷，松松卷，微微卷，直至“开绿扇”，舒展成阔大的叶片。

卷须儿不见了。

那是芭蕉上肉眼可见的光阴流转。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任你多少豪情侠气，也经不起一年年蕉下听雨。那古老的音乐，属于敏感诗意的心灵，属于诗意中国；连同鼓琴，咏诗，下棋，投壶，京戏的丝竹，太白和东坡的韵……芭蕉是碧绿的乐器，是音乐的雨伞撑起。

雨打芭蕉今犹在，静听蕉声还有谁？

清朝文人蒋坦的夫人关秋芙，曾在门前种了芭蕉。秋天的夜里，雨打芭蕉之声滴滴沥沥彻夜不息，惹得人辗转反侧心与俱碎。天明蒋坦在芭蕉叶上题句，“是谁多事种芭蕉？早也潇潇！晚也潇潇！”秋芙见了，拾笔于叶上续书，“是君心绪太无聊，种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”这一对一答，是有关芭蕉雨的，也是有关儿女情的，更是若干年后回望前尘、有关光阴叹的。

一样芭蕉，不同情思。在蒋捷，是江湖飘零的思乡苦；在杨万里，是时令恰好的新欢喜；到了丰子恺，红蜻蜓、绿芭蕉，成了一幅趣味清新的静物画儿。

且看那，芭蕉叶上，月光铺展雨滴斜；蕉阴底下，仕女捕蝶稚子戏。蕉窗绿生凉，承雨韵味足。

去吧，听听那蕉声。

风起绿洲吹浪去

郑新润 摄

我的云南生活（二）

○ 池宜滚

一路上山丘都低矮透气，如青翠的馒头站立平地上。开阔的原野，在当地叫坪坝，有水地种荷花，旱地上则是成片的玉米、非洲菊、格桑花等，一片风姿，一片鲜绿，一片精彩，把大地点缀得春意盎然，清新和凉意似可浸入皮肤，让人通体舒爽。

二十公里后进入百花谷，这是一个低丘围合的盆地，大面积种植着莲花，中间用工程板、方钢简搭出观赏步道。就一个管理人员藏在假山石筑出的洞口下售票，游客即可直达荷园，然来者众多。

我们漫步在荷花丛里，莲叶簇拥，花朵齐人，空气里飘浮着若有若无的幽香。众人各选一段、一角，努力地熬着姿势留影。玩的一大部分大约就是把自己永恒地溶解在特别的景致中吧。普通的荷花、油菜花，一旦成了规模，再加上景区的辐射，便成了人们趋赴的胜地了。人生总是路过，或是以彼时专门到彼地看彼景，称为旅游；或是把经过彼地彼景的彼时看成风景，称为人生。

折腾到午后三四点，我们去往青龙山。说是山，在我们眼里不过是平地远处一线低小的喀斯特小丘。但有句话叫“望山跑死马”，明明近在眼前，走起来却是异常艰辛。

跨过普者黑湖西段的情人桥，穿过一片湿地和田园，方来到山脚下。置身其中，才发现一度被我们所鄙视着的小山，自成一方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小世界，它们连绵起伏，小巧也险峻。穿行于密集的绿植之间小径，脚踩佶屈聱牙溶岩地表，上上下下地攀行，辛苦度大大地超过预估。关键是你一丘爬完，又面对一丘，似乎丘丘相连无穷尽。

几经“起伏”，终于上了高约百米的青龙山主峰。这里是“绝顶”了，山虽不高，却可眺望，聚集了很多旅客。最瞩目的是两个穆斯林小姐姐，月白色长袍，洁白碎花头巾包裹着长发，身材高挑，脸如满月，成为人群中最靓的风景，一群老摄影家给她们拍照，游人也纷纷蹭拍。她们是大理人，专门慕名来此旅游，看来风景长是他乡独好。

一溜山脉，并排的几个山丘，都可以望见下方远处《三生三世桃花》拍摄基地，视野中平湖绿野，丘山倒影，细品着真的很出片，给人小仙境的感觉。因为这一剧红火的缘故，带动了当地的名气，也留下了诸如青丘洞、假桃树等景致。

下山之时，已然七点，天空乌云四合，落日不乐观看了。我们拖着几欲战栗的双腿，侧身一步一横地蹭着石阶下，手抚两侧石头，发现它们早被人们摸得异常光滑。群众的抚摸真能消石铄金。

晚餐时节，不经意看见对街屋顶有了夕阳金辉，感觉有机会看日落了。于是我们加紧进餐节奏，然后又跑回湖边。果然，在云层与山巅之际，漏空出一片空隙，太阳已然降到山背面，却铺天了一方金碧绚烂的辉煌，把天空映得热烈，把山脉衬得黑沉，复而把田野、湖面照得温煦精彩，还有远处巨树的剪影则显着恍惚又伟岸。这种几不被语言描述的美感，以震撼的模式烙到我们印象里。

第二天，我们权衡了很久，最终舍弃大理而选丽江，舍弃虎跳峡而去泸沽湖。中午入住到民宿，庭院风格，三层半架构，乡村悠闲风格调。加持在丽江的多水多雨中，且海拔两千米的山地湿度，空气里混有一股霉的感觉，无怪乎可以遍地菌子。

孩子已经有轻微的高原反应了，安顿好，大家沉沉午睡。我精神尚好，拍了点假山水池里的雾化视频，就应老板的邀请喝茶聊天。这个民宿主与我接近同龄，十年体验旅游，累了就到这儿盘下两家民房，并喊来弟弟一道经营。他说这儿同质化竞争严重，业态一般般，这反倒让大家游得起丽江，还经济实惠。

都休息好后，我们就逛逛古城。这一带气派建筑都不多，基本都是保持的或仿古的传统建筑，同样显得有点“过载”。我们总是策划一个项目，引发一波热潮，产生一次井喷，而后重新洗牌，再慢慢回归理性负荷和秩序。

丽江的古城，保持得很完好，数条街均是老建筑。商业化是闻名的到位，每个门面都是店铺，行人满街，商品满架，年轻的姑娘们，或用小型号纸杯装好酒、咖啡，或端着切成小粒的糕点，招呼来来往往的过客品尝。马路边快餐点、小吃店也很多，鲜花饼、过桥米线，不停地招呼你；手艺店也多，手鼓、银器、披肩，琳琅满目。得赞赏这儿“运营”和“引流”的成功，不论是商业业态还是客流量，都是饱满的状态。

夜色渐起，我们更像融入了环境，慢行着逛了东巴文非遗馆，蜡像馆，徐霞客纪念馆和忠义广场。著名的木府，既是当地土司的“王府”，又因《木府风云》而更加闻名，但植入了“印象”演绎，要单独花钱的，关键“看戏”还得消耗四十多分钟时间，大家就不进去了。

后来又转到了夜色最繁华的南街。入口处是景观开阔的广场，人潮涌动，夜景璀璨，烟火弥漫。一边吃着长长的烤串，一边又往景区深处走。经过声色犬马的热舞厅，走过狭小的边巷，绕回纵横的长街。突然就感觉千篇一律起来，脚力也不济了，心底慢慢冒起一句话：“天底下的古街都差不多”。该收工了，但这里的风情与繁华，着实惊艳呀！